



星雲大師/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

我們所以能生存於人間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有社會大眾供給我們的需要；沒有社會大眾，我們就無法生活。所以我們要把經濟道德建立在知足感恩上。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 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Tel: 61(2)4272 0600 Fax: 61(2)4272 0601
E-mail: 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說喻

羅漢與包子

文/星雲大師

在十八羅漢當中，有一位羅漢眉毛很長，被稱為「長眉羅漢」。長眉羅漢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根據經典記載，他現在還活在世間，算一算歲數，應該也有二千六百多歲了。

有一天，長眉羅漢出外托鉢乞食，在街頭碰到一個婦人賣包子，便站到她的身旁，想向她化緣。賣包子的婦人看了，心裡很不高興，作勢要將他趕走，並且說：「喂！出家人站旁邊去，不要妨礙我做生意！」長眉羅漢於是走到一旁，就地坐了下來，雙眼一閉就入定了。

婦人見狀，不知道這是打坐入定，直呼：「不得了了，萬一他死在這裡怎麼辦？會給官員治罪啊！」心裡一慌張，趕快就說：「喂！你醒來吧、你醒來吧，我願意給你一顆包子！」長眉羅漢聽到婦人的話，立刻睜開眼睛，站起來。

眼見長眉羅漢好端端的樣子，婦人倒是不甘願了，心裡想：我偏不要給你大包子，弄個水餃大小的小包子給你就好！長眉羅漢知道她的心意，就施展了一個小小的神通法力，讓婦人做的小包子，一下子黏到左邊的大包子，一下子又碰到右邊的大包子。

婦人看到這樣的情況，心裡很著急，雙手使勁地要把大小包子分離，但是不論她怎麼使力，都無法分開。到最後，婦人已經筋疲力盡，就說：「唉！算了、算了！包子通通給你吧！」

長眉羅漢開心地拿了包子就要走，臨走前，他說：「婦人家，我是個證果的阿羅漢，就算不吃飯也不會餓死，我有神通法力，能以禪悅為食，只是我的同道們身體不好，不能出來托鉢化緣，所以只好由我帶幾個包子回去給他們吃，他們氣力充足了，就可以安心辦道。」這個婦人一聽，受到感動，心生歡喜，就說：「既然是這樣，那我就多幾個包子給你吧！」

長眉羅漢接受了婦人供養的包子，離開時，向她道謝說：「婦人家，你用歡喜心把東西布施給人，將來會有大功德！」後來，這個婦人家果然因為當初的歡喜布施，而生到天上享受天福了。

佛教講究「喜捨」，歡喜布施能增加福德，一個人愈是喜捨，就愈有福報。所以，時時懷著歡喜心布施結緣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富有人的人。



圖/道璞

人生悟理

嘴

文/丁錫鏞

「嘴」，何謂「嘴」？「此」處易生「口」、「角」，謂之「嘴」。「嘴」是個標準的麻煩製造者，「病從口入」，是因為嘴，「禍從口出」，也是因為嘴。嘴巴一張開，嘴後是個無底洞，每日三餐，仍然填不滿這個嘴！有些人嘴無遮攔，不吐不快，終於惹禍上身，有些人嘴欲無窮，貪得無厭，終於身敗名裂。「嘴」，既可愛，又可怕——請各位朋友小心留意你的「嘴」！

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

禪學營惜別 大師：信仰在心中



▲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在不二門前與香港青年親切對話。
▶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展開參訪行程，他們一路討論佛學、稱念佛號，對佛法興趣濃厚。圖為青年拿著法師結緣的台灣名產鳳梨酥。



文/記者李祖翔 圖/記者邱麗珩

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日前在佛陀紀念館萬人照相台，為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近一千五百位全球青年接心開示。前十分鐘先敘述佛教有「三不怕」，不怕提問、批評與壓制；接著一小時，開放學員暢所欲言提問，共有十三名來自大陸、歐洲、菲律賓等國青年提問。

星雲大師接心開示前，青年學會一首〈惜別歌〉，是第一屆佛學院畢業典禮時大師填詞，大師聆聽後說：「你們唱的這首歌，讓我想起五十年前；相隔半個世紀再聽聞，因緣殊勝。」

佛教不怕人懷疑、不怕提問，禪宗更鼓勵

從懷疑入門，大疑方能大悟，不疑就不悟！星雲大師為青年提問做了引子。澳門青年首先提出：「面對天災人禍，如何沒有罣礙？」大師說：「娑婆世間，天災人禍免不了，但心所向善，氣候景象乃至社會都會因為我們的心變得美好，而殺業愈少、災難就愈少。」

環境隨心轉 無礙

南京青年提問：「如何與表裡不一的人相處？」大師回答：「上等人，不計較不好的事；中等人，相互對立，一來一去；下等人，人未犯我，我卻犯人。大家可以們心自問，該做何種人，別問他人。」

北京青年問：「佛陀悟道是創造真理，還是發現真理？」大師回應：「佛陀是人、不

是神，宇宙人生不是他所創。世上宗教信仰都不在外面而在內，我的心中信耶穌，心即是耶穌，是佛祖就是佛祖。什麼樣的心造就什麼樣的人。」

星雲大師致力興學，菲律賓光明大學的學生請教：「您不認識我們，我們和您也沒有關係，為什麼願意給我們這麼多？」大師答道：「世間均有因緣，不認識但有緣分，把好因緣給別人，世界豈不是很美麗？」學子群起感謝大師並高喊：「我們愛你！」大師笑說，菲律賓信奉天主教，你們都能愛一個出家人，我自然也能愛你們。

青年還提出人生該追求什麼、怎麼讓心不向外浮動、佛法要去哪尋等問題。星雲大師答覆：「無知、迷茫是成長必然的漫長路，但得自己解決，不過佛教能增強自我信心、

發揮自我能源，不斷向上。」而要如何找自己的心？大師表示，但參加生命禪學營即是找回自己的方法，不要灰心、確定目標向前總會如願。

心能源充滿 不苦

那麼星雲大師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心？大師說：「不能說，不能透過麥克風說，需要心來響應。」希望青年將來有與大師印心的一刻。

最末，一位青年詢問大師如何面對苦難？大師回應，感謝師父訓練他做「貧僧」，一無所有、不養貪心就不苦。大師也期許禪學營給青年充電，心的能源充滿，什麼都好了。大眾為感謝星雲大師開示，再次唱起〈惜別歌〉，歌聲繚繞在佛館的月色中。

貧僧有話要說 / 十三說

貧僧受難記

文/星雲大師

貧僧近九十年來的歲月，面臨生死的邊緣，從鬼門關又走回來，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，有些也不值得說。比方說掉進冰窟，還能自我爬起來，雖是奇異，但也不值一說；也曾騎自行車，從三層樓高的小丘陵，衝到深溝，車子跌得粉碎，人絲毫無傷，這也不值得一談。甚至在戰爭中，槍林彈雨，多少次的死裡逃生，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但是貧僧還是有許多受難的過程，在此一說。

被師父開除 首次感受苦難

童年家貧，這不算什麼苦難；軍閥、土匪的騷擾，還是一個兒童的我也懂得害怕；對日抗戰，槍砲子彈齊飛，總不會打中我，也不知道危險。

出家後，受的是打罵專制的教育，但貧僧認為這是當然的教育，也不覺得是苦難。直到十七、十八歲，在棲霞山已經過了七年歲月的我，忽然給師父開除，茫茫前途，不知道何處去安身，這才覺得第一次苦難的歲月的來臨了。

我十二歲出家的時候，師父志開上人只是棲霞山的監院兼律學院的訓導主任，到我十七歲那一年，他已經是院長了。做院長的師父為什麼要開除我呢？原因是，我童年出生在揚子江邊，家門口不遠處就是運河，經常戲水，可以說水性很高。出家以後，在棲霞山上，連個池塘都沒有，就好比青蛙、烏龜，忽然一下子到了乾旱的地方，幾乎奄奄一息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但這還不算苦難，因為我還能活下去。青少年養成好動的習慣難以更改，最初在小型的律學院裡，就提倡打乒乓球，雖然受責備，但後來師長也是不了了之。對十七、八歲的青年而言，打乒乓球也不夠味道。這時候，同學裡有一位師範畢業的青年同學，擅長打籃球。我經常聽他講述打籃球的好處，因為貧僧當時身兼學生自治會的會長，也就想來設計籃球場，鼓勵同學打籃球。

籃球場位在棲霞山山門外，場地很寬廣，但籃球架、籃球如何取得，就沒有辦法了。不過，那時候棲霞山寺山上的森林經常有人



忍，不但力量，而且是智慧

會來盜伐樹木，寺院裡有時候會派我們巡山，驅趕這些偷伐樹木的鄉下人。我在他們身上動了腦筋，把他們盜伐的樹搬回來，做成籃球架，變賣一點價錢，換了框子和籃球回來。就這樣，我們開始打籃球了。

離校返宜興 連路費都沒帶

棲霞山寺地處偏僻山區，平常沒有人來往，在山門外奔跑呼喊，也不會有人知道。但有一天，不幸師父從那裡經過，給他看到了，他認為我在山門外奔跑呼喊打籃球，實在有失出家人的體統，一怒之下，集合大眾，宣布開除領頭打球的我。

但是住慣了七年多的棲霞山，一下子開除了我，我要到哪裡去呢？忽然覺得前程茫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禁感到一個人沒有前途、沒有倚靠、沒有未來，好像宣布了死刑，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。離開了棲霞山寺，難道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嗎？回想起來，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的苦難。

後來有幸，進入當時最負盛名的焦山佛學院，兩年後，二十歲那年的冬天，忽然對學院的教育制度不滿，就從焦山寫信寄到棲霞山，要求師父讓我回祖庭禮祖。記得有一天晚餐之後，我到院長室要求告假離開焦山佛學院；當時剛上任院長的東初法師，聽了我的話之後大怒：「不是期頭、期尾，怎麼忽然想起要離開焦山？我們有什麼對你不好嗎？」我千說萬說，他都不准假。因為東初法師的輩分很高，他甚至發狠說：「就是你的師父也要聽我的話，你怎敢不聽話呢？把訓育組長現華法師找來！」（待續）



▲南京大屠殺 圖/李自健繪

人間植物禪



剝他，釘他！

文與圖/白石莊主人

為什麼我的龍眼今年不開花？為什麼我的芒果種了那麼多年，還不結果？

為什麼櫻花今年開花這麼少，這麼稀疏？遇到一些園藝界朋友，總會把握時機，請教詢問不停。

有趣的是經常遇到同樣的回答：只要朝樹幹基部狠狠砍上幾刀，或是釘上幾根鐵釘，馬上就會開許多花、結許多果了。

理由是植物會在遇到生命威脅時迅速產生一種危機意識，以為就要死亡而把握時間快速開花、快速結果，好在生命終結之前繁衍下一代。

孺子可教

愛嘮叨的老師

文/伍華英

或許是收納垃圾袋習慣了，那天看見小宇硬把一個好好的塑膠袋扯破，只為了趕緊取出裡面的糞子分給同學，分完後，就順手把那只袋子丟進垃圾桶裡。照理說，我應該稱讚他行事效率過人，可是在嚴格執行資源回收的時候，我怎麼能夠容忍這樣的舉動，也許有些小題大作，但我還是決定機會教育一下。

我走到垃圾桶，把剛才被扔掉的塑膠袋撿起來，孩子看我拾荒的舉動都面面相覷。接著，我高舉這個破袋子問：「如果它沒有被扯破，是不是還能再拿來裝其他東西呢？我們都知道要資源回收再利用，怎麼這個袋子只用一次就丟了呢？」

看小宇神色緊張、一副做錯事的樣子，我

果農或是花農看準這一特性，在不危及植株性命前提下，狠狠修理一番以增加產果及開花，原來這早已成爲一種常用的手法了。

人類也有這種潛能，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，潛能皆只被開發不到十分之一，原因正出在沒有遇到真正的危機威脅。

一般人在平常生活中只要一餐沒吃，就會感受飢餓難耐，卻可以在沒有食物的特別情況之下，活上幾天甚至十天二十天之久，這便是生命的潛力獲得了充分發揮。

體能如此，智能亦復如是。那麼好的大腦，卻只運用一小部分，然後讓它隨著老病死去而腐朽，這不是太可惜了嗎？

想到這，情不自禁提醒自已，要多多努力些，要多多善用時間，別再浪費於無謂之事啦！

對自己增加了警惕，面對花果，卻下不了手，寧可花果稀疏……

改以緩和的口氣對全班說：「以後如果塑膠袋的結打不開，可以請老師幫忙，不必急著搞破壞囉！」孩子知道老師並沒有責備的意思，才露出理解的笑容。

之後好幾次，看見孩子們要把裝水果、裝牛奶的塑膠袋口打開時，總是小心翼翼地想盡辦法，就是要留下一個完整的塑膠袋，好讓值日生可以每天用來裝垃圾，或有人雜物太多，也可以拿來分裝應急。小小舉動，真讓我感到窩心。

過了幾天，我又把之前報紙開始階段限水，「供五停二」的消息念給學生聽，希望他們共體時艱，節約用水。平時我會放幾個水桶，要求他們收集洗手水來澆花，只是，孩子往往在打掃時，大肆開著水龍頭洗抹布、洗拖把，都忘了節約用水這回事，自從聽了階段限水的消息後。那天打掃時，就聽到孩子們會彼此提醒：「水龍頭開小一點，不要浪費水資源……」等等，我覺得真的很欣慰，如果自己的嘮叨可以有一點點影響力的話，我又怎能對教育灰心呢？